

• 人物评传 •

泰奥弗拉斯特：植物学之父与他的传世之作

Theophrastus: The Father of Botany and His Masterpieces

杨舒娅 /YANG Shuya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 北京, 100871)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nd Religious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摘 要:古希腊哲学家泰奥弗拉斯特是亚里士多德的大弟子, 不论是其学术成就还是人生轨迹都深受导师影响。作为吕克昂第二任管理者, 他投身于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与教育事业, 勤勉教学, 潜心研究, 同时努力改善学校的基础建设, 真正将漫步学派发扬光大。在西方植物学史上, 泰奥弗拉斯特因其两部存世植物著作被誉为“植物学之父”; 书中远超前人的植物知识为之后 18 个世纪的植物研究奠定了发展基调。身为一代学术大家, 泰奥弗拉斯特尊师重道, 著作等身, 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泰奥弗拉斯特 植物学之父 漫步学派 《植物志》 《植物成因》

Abstract: The ancient Greek philosopher Theophrastus is the most famous student of Aristotle who has strongly influenced his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life track. As the second leader of Lyceum, Theophrastus devotes himself to Aristotle's sciences. He teaches students and does research with care; meanwhile, he tries his best to improve the infrastructure of Lyceum, making the Peripatetic School reach its triumph. In the history of western botany, Theophrastus is called 'the Father of botany' because of his two extant botany works, which lay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plant studies for the following 18 centuries. Theophrastus, the academic master, who shows his respect toward tutors and writes many works, leaves for posterity intellectual treasures.

Key Words: Theophrastus; The father of botany; The peripatetic school; *Historia Plantarum*; *De Causis Plantarum*

中图分类号: N09: K815.15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1.03.015



泰奥弗拉斯特

1989年8月1日, 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名学者来到位于希腊东北部莱斯沃斯岛(Lesbos)的埃雷索斯(Eresus)地区, 参加由“泰奥弗拉斯特项目(Project Theophrastus)”资助的第5届学术研讨会, 集中讨

论古希腊漫步学派(the Peripatetic School)哲学家泰奥弗拉斯特(Theophrastus)有关心理学、理论研究和科学问题的文本。这个开始于1979年春季、由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古典系教授福滕博(W. Fortenbaugh)博士主持的研究项目, 终于在启动后第十年来到了泰奥弗拉斯特的出生地。会议欢迎仪式之后, 一座泰奥弗拉斯特半身石像在埃雷索斯海滩广场中央揭幕; 某种意义上, 这位活跃在两千四百年前的学术大家、被誉为“植物

收稿日期: 2020年4月2日

作者简介: 杨舒娅(1991-)女, 湖北武汉人,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西方古代植物学史与博物学史。Email: yang_shuya@pku.edu.cn

学之父”的埃雷索斯之子在此刻回到家乡，重新与这片熟悉的碧海蓝天相依相伴。

如同大多数古希腊哲学家一样，有关泰奥弗拉斯特的文字记录并不多，古代作品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古罗马哲学史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tius，公元3世纪）在《名哲言行录》（*Vitae Philosophorum*）中为其撰写的小传，较为全面地记述了泰奥弗拉斯特的出身、求学经历、著作、遗嘱等内容。（[1]，pp.482–508）（[2]，pp.20–47）在前人学术成果的基础上，^[3]，^[4]“泰奥弗拉斯特项目”于1992年出版了两卷本泰奥弗拉斯特残篇集——《埃雷索斯的泰奥弗拉斯特：有关其生平、著作、思想及影响的史料》（*Theophrastus of Eresus, Sources for His Life, Writings, Thought and Influence*），收集了古希腊语、拉丁语、阿拉伯语作品中有关泰奥弗拉斯特的残篇共741条，极大地丰富了史料来源，使后人深入了解这位伟大的漫步学派哲学家成为可能。

一、师出名门的大哲学家

1. 从学园到吕克昂

出生埃雷索斯的泰奥弗拉斯特原名提尔塔莫斯（Tyrtamus），父亲是一位名叫梅兰塔斯（Melantas）的漂洗工。（[2]，pp.20–21）有关他的生卒日期，可以结合第欧根尼对其继任者斯特拉托（Strato）的记载（[1]，pp.508–511）大致推断出：泰奥弗拉斯特出生于第102个奥林匹亚年的第一或第二年，即公元前372/1或前371/370年；卒于第123个奥林匹亚年的第一或第二年，即公元前288/7年或前287/6年，享年85岁。^[5]，^[6]幼年的泰奥弗拉斯特在家乡跟随公民阿尔西普斯（Alcippus）进行过短期学习，大约于公元前354年前往雅典，来到学园师从柏拉图。^[7]（[2]，pp.20–21）他在学园中接受老师教导的同时也结识了学园内其他成员，包括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斯彪西波斯（Speusippus）、以及日后成为其导师与终生挚友的亚里士多德。泰奥弗拉斯特大约比亚里士多德小12岁；^[8]也许是因为两人关系十分亲密，在阿拉伯文本中泰奥弗拉斯特经常被误记为亚里士

多德的侄子、外甥（[2]，pp.48–51）、甚至是表弟。^[9]泰奥弗拉斯特天赋过人且刻苦勤奋，尤擅辞令与雄辩；亚里士多德为了赞美他优美而高雅的辩论技艺，为其改名为Theophrastus（θεό-φραστος），^①（[2]，pp.46–47）意为“像神一样言说的（indicated by god）”或“神的代言人。”^[10]（[2]，pp.22–23）



图1 雅典大学主楼壁画（局部）（亚里士多德在为泰奥弗拉斯特和斯特拉托讲解动物解剖）

作为亚里士多德的大弟子，泰奥弗拉斯特几乎终身跟随着导师。柏拉图去世后，亚里士多德接受学园学友、阿塔纽斯（Atarneus）僭主赫尔米阿斯（Hermias）的邀请，前往阿索斯（Assos）并在当地建立学校与研习哲学；泰奥弗拉斯特与其他学友也一同前往。大约3年后（公元前344年）赫尔米阿斯被暗杀，阿索斯的学校被毁，师生一行遂来到莱斯沃斯岛，先后在米蒂利尼（Mytiline）或埃雷索斯，以及中部城市皮拉（Pyrrha）停留了大约3年时间；相传皮拉与旁边的卡洛尼潟湖（Lagoon Kalloni）是亚里士多德十分喜爱的地方。（[10]，p.116）正是在段时间内亚里士多德与泰奥弗拉斯特展开了系统而全面的生物研究，收集了大量一手信息；其中亚里士多德负责动物部分，而泰奥弗拉斯特则主攻植物部分。这段经历为两者日后写作生物研究专著积累了可靠的材料基础。因此，一些现代学者建议将公元前344年作为生物学中两大分支——动物学与植物学——的诞生年（[11]，p.5）。亚里士多德随后于公元前342年接受了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的邀请，前往首都培拉（Pella）担任时年13岁的亚历山大，即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导师，待其成年后于公元前339年回到家乡斯塔吉拉（Stagira），学生们亦一路相随。（[10]，p.116）公元前335年，亚里士多德重新回到雅典，在泰奥弗

①《苏达辞书》（*Suidae Lexicon*）中记载：亚里士多德先为其改名为艾奥弗拉斯特（Euphrastus，意为“言辞优美的”），而后才改为泰奥弗拉斯特。

拉斯特与其他学生的帮助下,他在雅典城外东边的阿波罗神殿附近建立了自己的学校——吕克昂(Lyceum)。^[12]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大帝的逝世让希腊地区的反马其顿情绪空前高涨,亚里士多德担心自己因与马其顿来往密切而受到牵连,随即前往其母亲的家乡尤卑亚的卡尔基斯(Chalcis of Euboea),于次年病逝。去世前亚里士多德将吕克昂连同自己的大部分手稿都托付给了泰奥弗拉斯特。至此,泰奥弗拉斯特成为了漫步学派第二任领导人,掌管吕克昂学园约35年直至去世。([2], pp.20-21)

2. 学识广博,著作等身

泰奥弗拉斯特的勤奋与博学直接体现在他的研究成果上。根据第欧根尼的记载,泰奥弗拉斯特留下了224本著作,共计232850行。([2], pp.26-41) 这些作品的研究领域包罗万象,涉及形而上学、自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修辞学、诗学、博物学、生理学、天文学、气象学、地质学等诸多主题,几乎可与亚里士多德的全部研究领域相匹配;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位漫步学派成员像泰奥弗拉斯特一般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亚里士多德的学术体系中去。([6], p.798) 令人遗憾的是,泰奥弗拉斯特绝大部分著作已经佚失,现存作品多为不完整的文本,主要包括了:2部较完整的植物研究著作《植物志》(*Historia Plantarum*)与《植物成因》(*De Causis Plantarum*);1部体现其伦理研究深度与喜剧表达造诣的作品《人物素描》(*Characteres*),这也是泰奥弗拉斯特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一系列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短篇集合《形而上学》(*Metaphysica*);10个自然研究作品《论生活在土地上的鱼》(*De Piscibus in Siccis Degentibus*)《论改变颜色的动物》(*De Animalibus, quae Colorem Mutant*)《论所谓怀有怨恨的动物》(*De Animalibus, quae Dicuntur Invidere*)《论成群出现的动物》(*De Animalibus, quae Repente Apparent*)《论蜜》(*De Melle*)《论石》(*De Lapidibus*)《论火》(*De Igne*)《论好天气的迹象》(*De Signis Serenitatis*)《论风的迹象》(*De Signis Ventorum*)《论下雨的迹象》(*De Signis Pluviarum*);以及7个生理学文本《论气味》(*De Odoribus*)《论感觉》(*De Sensibus*)《论出汗》(*De Sudoribus*)《论晕眩》(*De Vertigine*)《论疲劳》(*De Lassitudinibus*)《论灵魂的缺失》(*De Animi Defectione*)《论肌肉松弛》(*De Neruorum*

Resolutione)等,共计21部。([6], p.799);([8], p.6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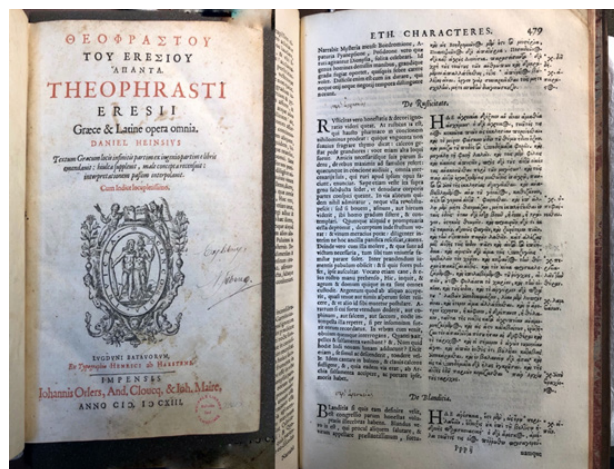


图2 1613年版《泰奥弗拉斯特全集》封面与其中《人物素描》内页

这些存世文本都是独立但不孤立的研究作品,许多都与亚里士多德的研究相关联。泰奥弗拉斯特善于在亚氏的研究基础上发展,提炼以及升华出新的理论([6], p.801),也能在导师未进行细致讨论的主题下继续深入探究。例如《论石》与亚里士多德的多部著作紧密相关,而泰奥弗拉斯特写作此书的主要目的便是继续深入老师的研究,文本在结尾处也确证了这一点。^[13] 又如在《论在土地上生活的鱼》中,泰奥弗拉斯特讨论了一些能够不通过水冷却而在陆地上生活的生物,这些较为异样的生物对亚里士多德《论呼吸》(*De Respiratione*)中的呼吸冷却理论起到了补充特殊案例的作用。^[14] 但泰奥弗拉斯特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依赖不能被放大,两位学者的研究理念之间存在更大的差异:相比于抽象概念,泰奥弗拉斯特对于可感世界抱有更大的研究兴趣,对事实和例证充满无穷无尽的探索热情,通常被誉为客观的观察者;在他的著作、尤其是自然研究作品中,表现出了漫步学派学术理论的基本特征:对分类和差异的强调。^[15] 除了支持,扩大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整个学术体系外,泰奥弗拉斯特的著作对后世哲学发展的影响同样是巨大的:他在物理学上的论证被伊壁鸠鲁引用并讨论;^[16] 他影响了早期斯多亚学派伦理学理论与逻辑学推演方法的发展;^[17] 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在其著作中也经常谈及他与亚里士多德有关伦理学、修辞学及政治学的论题。^[18] 此外,诸多后世学者如普鲁塔克(Plutarch)、老普林尼、盖伦、阿芙洛蒂西亚

斯的亚历山大 (Alexander of Aphrodisias)、阿维森纳 (Avicenna)、阿维罗伊 (Averroes)、大阿尔伯特 (Albertus Magnus)、托马斯·阿奎那等人的论著中也留存着泰奥弗拉斯特学说的痕迹。

泰奥弗拉斯特得以在一生中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离不开他对时间的珍视。根据第欧根尼的记载,泰奥弗拉斯特常说“时间是昂贵的开销”,而其本人则是在暂停研究工作短暂休息之后去世的。([2], pp.24-25)第欧根尼随后写了一首诗,用以形容泰奥弗拉斯特孜孜不倦进行研究的状态:

这句被某人讲出的话并非毫无意义:

智慧之弓在被松开的那一刻断裂。

泰奥弗拉斯特也是如此:

当他辛勤耕耘时,

不会身残体破;

但当他稍事休息,

便满身伤痛地与世长辞。([2], pp.24-25)

西塞罗则在《图斯库卢姆辩论》(*Tusculanae Disputationes*)中记录了泰奥弗拉斯特的遗言来表现他对时间的珍视程度:

在他临终时,泰奥弗拉斯特责备自然,因为她赋予那些对其并无兴趣的牛与鹿长久的生命,却只为对其充满兴趣的人类留下如此短暂的时光。如果人生可以更长久,那么所有的技艺都能臻于完美,人类的生命将因掌握全部的学问而璀璨。因此他抱怨到:当他刚刚开始能明白这些时,已是弥留之际。([2], pp.84-85)

这些文本生动地呈现出泰奥弗拉斯特废寝忘食、专注学术的治学精神。第欧根尼对泰奥弗拉斯特的博学与勤勉连连称道,他用这样一个故事从侧面刻画了这位大哲学家的形象:

正如阿马斯特里斯的米若尼阿努斯 (Myroniaius of Amastris) 在《历史相似性概要》(*Summary of Historical Parallels*)第一卷中所载,据说即使是珀姆匹鲁斯 (Pompylus),那泰奥弗拉斯特的奴隶,都是一名哲学家。([2], pp.20-21)

二、系统研究植物世界第一人

如前所述,泰奥弗拉斯特的绝大部分著作已经佚失;所幸的是,他的两部植物研究作品的主要部分——9卷本的《植物志》与6卷本的《植物成因》——经过不同时代的传抄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是后世学者梳理其植物研究理论最重要的一手材料。这两部著作被认为是他在吕克昂学园授课时使用的讲义^[19],^[20]通过多年的讲授与讨论进行过多次增补和修订。^[21]从成书时间上看,《植物志》要早于《植物成因》,故《植物志》被认为是存世最早的植物研究作品。^[22]泰奥弗拉斯特也因此被认为是系统研究植物世界的第一人,他的研究成果奠定了之后近18个世纪中植物研究的发展基础([22], p.214)。

1. 全面探究植物世界:泰奥弗拉斯特的植物研究著作

泰奥弗拉斯特的两部作品各有侧重,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有关植物的多种问题,两者互为补充。他在《植物志》中分别讨论了以下问题:

第一卷:植物的部分及其构成;植物的分类;

第二卷:繁殖,尤其是木本植物的繁殖;

第三卷:野生木本植物及灌木;

第四卷:生长在特殊地区和位置的植物;

第五卷:各种木本植物的木料及其用途;

第六卷:小灌木和用于制作花环的植物;

第七卷:除制作花环以外的草本植物;蔬菜及相似的野生草本植物;

第八卷:草本植物:谷物、豆类以及夏季播种的作物;

第九卷:植物的汁液;草本植物的药用性质。

可以看出,《植物志》是一本强调分类的作品:泰奥弗拉斯特在对植物进行定义与适当分类后,从形态学和生境的角度对500余种地中海植物展开具体论述,并对各类植物的使用价值、采集方式及使用方法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其中较为重要的是第一卷,其核心内容是对植物的部分、物质组成、分类及考察要点进行了详细说明,相当于全书的总论,后续的讨论则按照分类顺序依次进行。

而六卷本的《植物成因》则具体研究了以下主题:

第一卷:植物的繁殖方式;发芽与结果的现象描述及原因探讨;

第二卷:环境因素和农业技艺对植物的影响;

第三卷:关于农艺操作方法和耕种过程中具体

现象的讨论;

第四卷:种子的存活及影响因素;

第五卷:植物的四种生长模式;引起植物病害和死亡的原因;

第六卷:味道和气味的哲学解释;植物味道与气味的形成、变化与消失。

《植物成因》的关注点是植物的“生成”,即关注植物的生殖、生长、气味和味道的产生与变化,并进一步给出解释;同时详细记录了生长环境与农业技艺对植物,尤其是栽培作物的影响,称得上是一本详细的“古代地中海地区农业指导手册。”

虽然两本著作意图讨论不同的主题,但在论述内容、资料收集方法和行文风格上,《植物志》和《植物成因》两本书存在许多共通之处。首先,两部作品中均大量参考了已有文献中有关植物的记载。他多次引用了荷马,^{[23]-[25]}赫西俄德([23], pp.202-203)等古代诗人作品中描写植物或劳作场景的段落并加以分析。他也大量转述和记录了多位早期哲学家有关自然和植物探究的观点与思想,如:希彭(Hippon)([23], pp.26-27)、阿波罗尼亚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Apollonia)([23], pp.162-163)、阿那克萨戈拉([23], pp.162-163);([25], pp.34-35)、恩培多克勒([25], pp.52-53)、德漠克利特([25], pp.62-63)等。泰奥弗拉斯特将前人的部分论述作为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对与经验不符的观点则加以驳斥并举例论证。文本中还记录了一些政治家和执政官有关植物和农业生产的言论。([23], pp.120-121)([25], pp.166-167)因此,泰奥弗拉斯特的存世作品是研究古代作者,尤其是前苏格拉底哲学家自然哲学的重要证言来源,有着

特殊的古典文献学意义。

此外,泰奥弗拉斯特在两本著作中均对植物在生产生活中的角色进行了细致的经验记录,尤其对栽培植物表现出极大的研究热情。他在《植物志》中记载了许多重要的经济作物如无花果、橄榄、葡萄、石榴等,粮食作物如圆锥小麦(*Triticum dicoccum*)、大麦属植物(*Hordeum sativum*)、鹰嘴豆、家山黧豆(*Lathyrus sativus*)等,木料植物如夏栎、希腊冷杉、松属植物(*Pinus spp*)等,药用植物如荷兰芍药(*Paeonia officinalis*)、毒参(*Conium maculatum*)、红花(*Carthamus tinctorius*)等,香料植物如水薄荷(*Mentha aquatica*)、甘牛至(*Origanum majorana*)、穗薰衣草(*Lavandula spica*)等,产树脂的植物如阿拉伯乳香树、没药树等,用于制作花环的植物如百叶蔷薇(*Rosa centifolia*)、圣母百合(*Lilium candidum*)、香桃木(*Myrtus communis*)等。泰奥弗拉斯特不仅记载了这些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植物,还在《植物成因》中进一步考察了它们与生长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农业技艺对作物生长的影响,例如:怎样的自然环境对提高植物果实/种子的产量和质量是最有益的;应该在什么季节种植和收获;何种植物宜使用种子繁殖,何种植物适合枝条扦插;野生环境与栽培环境分别对哪些植物有益;各种农业技术(灌溉、施肥、授粉、修整枝条等)在不同地区的使用条件,各类病虫害的产生原因及防治手段等。这些论述体现出哲学家泰奥弗拉斯特对民生与劳动的关怀,他的研究勾勒出一个葱茏而蓬勃的公元前3世纪地中海世界。

2. 以经验事实为第一原则:泰奥弗拉斯特的植



图3 1644年版《植物志》封面及其内页

物研究理论

泰奥弗拉斯特之前已有诸多学者对植物展开过讨论,但极少有人将植物作为专门的认知对象进行探究。他在《植物志》的开篇这样写到:

考虑到植物的本性及相互之间的差别,一般来说,研究者必须考察它们的部分、性质、生成方式、以及在所有情况下的生命过程。([23], pp.2-3)

这句话很好地体现了泰奥弗拉斯特进行植物探究的目的:掌握差异,探求本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解决“什么是植物”的问题,他基于大量的实际观察、口传知识和文本阅读,([20], p.35)从植物的组成、分类、命名、生理现象等方面展开了哲学讨论及理论研究,对生物共生现象的记录则帮助他分析不同植物之间、植物与动物之间的关系。他的植物研究理论体系很大程度上受到亚里士多德动物学理论的影响:他借鉴了“部分”(part)和四元素的概念,注重考察植物的功能与差异,进而总结出最适合植物“部分”的构成系统,并创建了几乎可以囊括当时所有已知植物的分类模式。

部分是亚里士多德对组成动物的物质的总称,他在《论动物的部分》(*De Partibus Animalium*)中解释了动物部分的三级构成:土、气、水、火及其性质构成了第一级元素,它们构成了如骨骼、血液等第二级同质部分(uniform parts),同质部分进一步构成了手、脸等行使一定功能的异质部分(non-uniform parts)。([26], pp.39-40)泰奥弗拉斯特结合植物的生理特性,以导师的理论为基础总结出植物部分的构成系统,由低级到高级可叙述为:树液(sap)、纤维(fibre)、脉管(vein)和肉质(flesh)是具有四元素性质的4种基础物质(elementary substance);它们按照不同比例和方式组成3种同质部分,即树皮(bark)、木质(wood)和髓部(core);这些同质部分最终构成行使不同功能的异质部分,如体现植物典型特征的根(root)、茎(stem)、枝(branch)、小枝(twig),以及辅助植物结果的叶(leaf)、花(flower)、叶/果柄(stick)等。([23], pp.14-19)植物部分的构成系统是泰奥弗拉斯特探索植物本质差异的基础,不同层级的植物部分反应了植物的不同性质:基础物质的差异影响了植物的质地,同质部分着重体现了植物主体部分(根、茎和枝)在空间组成上的差异,而异质部分则通过执行不同功能使植物达到完满的状态。

但植物部分存在外形差别大、生长过程中呈现周期性变化等特征,需要诉诸其他研究方式进行分析。

植物表征的各种差异促使泰奥弗拉斯特通过植物形态特征进行分类,因为“植物部分表现出的差异显示了它们的本质。”([23], pp.18-19)他主要根据茎的差异将植物分为了木本植物(tree)、灌木(shrub)、小灌木(under-shrub)和草本植物(grass)四大类,并且将这种形态“四分法”作为最基本的分类方法。接着他根据植物是否可以接受人工辅助将其分为野生(wild)植物与栽培(cultivated)植物,认为这一差异同样表现了植物的某些本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植物都能在栽培环境中达到更好的生长状态。”([23], pp.166-167)随后泰奥弗拉斯特通过植物的季节性表征与生理特性,借助二分概念将其分为常绿(evergreen)/落叶(deciduous)植物、有花(flowering)/无花(flowerless)植物、结果(fruitful)/不育(fruitless)植物;([23], pp.26-27)他将这几组概念并列起来分析,认为植物这些方面的表现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这也是为何泰奥弗拉斯特十分注重考察环境对植物影响的原因。同时他也直接根据生长环境将植物分为陆生/水生植物,再根据具体环境细分为生长于山地/平原/沙漠/湖泊/河边/海域/沼泽的植物等类别进行讨论。([23], pp.30-31)另一对沿用自前人的二分分类类别是雄性/雌性植物,包括泰奥弗拉斯特在内的学者们无法凭借当时的条件观察到植物的有性生殖,这一组概念仅通过与动物类比的方式对植物进行划分:总体上,雄性植物表现出矮而弯、材质紧实、果实数量多等性质,雌性植物则具有高而直、材质疏松、果实品质佳等特征。泰奥弗拉斯特还专门为某一类植物进行细分,例如他将野生小灌木进一步分为带刺野生小灌木和无刺野生小灌木两类。他也根据实用性将植物分为香料作物、木料植物、药用植物、用于制作花环的植物,等。泰奥弗拉斯特指出植物分类类别之间具有重叠性,他提到“所有被称为不育的木本植物都是野生植物”([23], pp.160-161);加之植物会因各种原因产生变化,如“一些草本植物仅具单茎而与木本植物相像([23], pp.26-27)”“一些植物在栽培条件下会产生变化并背离其本质(《植物志》1.3.2)”,因此他多次强调:“对于植物,必须在通常意义上作大致分类,不能太过精确。”([23], pp.25-27)

泰奥弗拉斯特同样仔细地为植物命名。为了

方便读者理解,同时尽可能对植物进行区分,他一方面沿用古已有之的植物名称,一方面注重对植物命名中“同物异名”和“同名异物”情况的考察:泰奥弗拉斯特在写作时会使用“ἡ”(or)将指称同一植物的多个名称标示出来([23], pp.208-209),并尽可能列举出同一名称指代的不同植物,例如他指出“λωτός”(lotus)一名既指利比亚(Libya)的植物 *Ziziphus lotus*,又指埃及底比斯(Thebaid)的植物 *Celtis australis*。([23], pp.290-309)对于相似程度较高的植物,泰奥弗拉斯特会采用增加修饰词的方式加以区分,这些词语通常用来限定植物部分的外形、花瓣的颜色或生长地区,如他将藻类植物 *Fucus spiralis* 称为“ἄμπελος ἡ ποντία”(vine of the sea),将产于埃及的长角豆 *Ceratonia siliqua* 命名为“συκὴ ἡ Αἰγυπτία”(Egyptian fig)等;这种命名方式被认为是分类学家林奈建立双名法的参考依据之一。([20], p.94)

不论是对植物的描述,还是对其进行物质组成分析、分类及命名,泰奥弗拉斯特始终保持着很强的观察性和经验性,遵循了一种“先事实后理论”的博物式研究传统,表现出漫步学派对分类和差异的敏锐把握。他的论述以记录与解释植物世界中的经验事实为第一要务,并对不符合理论的例外现象保留充分的讨论空间,他在植物著作中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还需要对此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林奈在其《植物学哲学》(*Philosophia Botanica*)中将泰奥弗拉斯特视为西方传统中第一位研究植物的人,并尊其为“植物学之父”,([27], p.15)可谓实至名归。或许对于泰奥弗拉斯特的来说,这样的称谓还不足以彰显其学术上的追求与造诣,但必须承认,泰奥弗拉斯特开始将植物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其著作中包含的植物学知识大大超出前人的范围,描述的植物也不限于希腊或地中海沿岸。([28], p.38)通过他的努力,一门专门探讨植物知识的学科——植物学——正式确立起来。([19], p.29)

三、德高望重的漫步学派奠基人

泰奥弗拉斯特不仅在著书立说上颇有成就,同时也是杰出的吕克昂学园管理者。在其领导的35年时间里,吕克昂逐步成为享有盛誉的卓越教育场所,大量青年慕名前来求学。第欧根尼记载

曾有多达2000名学生求学于泰奥弗拉斯特门下,而他本人更因博学善辩始终受到马其顿宫廷的欢迎与追捧。([2], pp.20-21)如此盛名极易招致同时代其他哲学家们的嫉妒,普鲁塔克在其《人如何自觉于德行的精进》(*Quomodo Quis Suis in Virtute Sentiat Profectus*)中就提到了斯多亚学派创始人芝诺对当时风靡雅典的吕克昂学园流露出既羡慕又不屑的心情:“当看到泰奥弗拉斯特因拥有众多弟子而备受尊敬时,芝诺说到:‘他的歌队更庞大,但我的更和谐。’”([2], pp.64-65)作为教师的泰奥弗拉斯特依旧注重经验事实与个人体验,阿提奈乌斯(Athenaeus)在《智者的盛宴》(*Deipnosophistae*)中生动地记述了泰奥弗拉斯特授课时的表现:

赫尔米普斯(Hermippus)说泰奥弗拉斯特通常按时到达学校,衣着光鲜,仪表堂堂。接着他便坐下,开始讲授课程,通常尽量避免静止不动或不加任何手势。有一次在模仿一位美食家时,他伸出舌头来反复舔舐自己的嘴唇。([2], pp.62-63)

第欧根尼将一些格言也归在泰奥弗拉斯特名下,说他曾讲过“人应该相信一匹未被驯服的马,而不是一篇杂乱无章的演讲”;他还对一个在宴会上沉默不语的人说:“如果你没有接受教育,那么你的表现很明智;如果你受过教育,就十分愚蠢了。”([2], pp.24-25)这些格言同样说明作为教师的泰奥弗拉斯特多么重视教育的作用!

泰奥弗拉斯特对吕克昂基础建设的重视是其备受尊敬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亚里士多德死后,泰奥弗拉斯特在曾经的学生、^[29] 时任雅典执政官法勒赫姆的德米特里乌斯(Demetrius of Phalerum)的帮助下,以个人名义购置了一座植物园,([2], pp.24-25)由此他可以作为地产所有者对吕克昂进行日常管理。按照当时雅典的法律,身为非雅典公民的泰奥弗拉斯特无权在雅典城内以个人名义购置地产;而通过同仁的支持购得不动产后,漫步学派拥有了固定的讲学场所,办学规模得到显著提升^[30];泰奥弗拉斯特也具有了利用个人财产开办哲学学校的自由与作为教育机构领导人的合法地位,这为日后吕克昂的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支持。([15], p.13)

不过泰奥弗拉斯特在雅典的办学历程也并非一帆风顺。第欧根尼记载他曾被马其顿政治反对

者阿格诺尼德斯 (Agnonides) 以不敬神的名义指控, 由于泰奥弗拉斯特在雅典享有很高的名望, 同时德米特里乌斯也极力帮老师摆脱指控 ([15], p.13), 最后反倒是阿格诺尼德斯险些被处以罚款 ([2], pp. 20–23)。第欧根尼还提到了另一件波及泰奥弗拉斯特以及漫步学派的事: 阿非克里德斯 (Amphiclides) 的儿子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在执政期间颁布了一条法令: 如果没有得到公民大会和人民的允许, 哲学家便不能掌管学校, 如有违反处以死刑。于是泰奥弗拉斯特与其他哲学家一起离开雅典, 但一年后费隆 (Philon) 指控索福克勒斯提出了一条违背法律的措施, 于是雅典人判定这条法令无效并罚了索福克勒斯5塔兰同罚金。他们还投票让包括泰奥弗拉斯特在内的哲学家们返回雅典, 维持各自原先的生活与办学状态。([2], pp.22–23) 有学者推测, 泰奥弗拉斯特有可能利用了被流放的一年时间前往阿卡迪亚 (Arcadia) 地区收集当地植物知识。([10], p.118) 长时间身在雅典的泰奥弗拉斯特同样关心家乡埃雷索斯的政治和平。普鲁塔克在《跟随伊壁鸠鲁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Non Posse Suaviter Vivi Secundum Epicurum*) 中记载了泰奥弗拉斯特与埃雷索斯同乡、漫步学派学友及植物研究者法尼亚斯 (Phanias) 一起, 成功驱逐当地僭主保护家乡的事迹。([2], pp.82–83) 具体因何事件致使两位哲学家以及当地民众作出如此举动已无从考证, 可能的情况是僭主提出的各种不合理的政策及相关举动激发了他们的愤怒与复仇情绪。([5], p.122) 可以看到, 不论是在学术重镇雅典还是在家乡埃雷索斯, 泰奥弗拉斯特都竭尽全力为当地教育及和平事业作出贡献, 尽显德高望重之大家风范。

泰奥弗拉斯特通过遗嘱交代了许多未尽之事, 第欧根尼在其人物小传的最后进行了详细记录。([2], pp.40–47) 泰奥弗拉斯特最先交代的就是要完成吕克昂内神殿、神像、柱廊等的修缮与重建, 其中特别提到要将亚里士多德的雕像与供奉品一并放在神龛内原来的位置。他将埃雷索斯、斯塔吉拉两处的财产及书稿分别留给相应的继承者, 并给予奴隶们自由和一些财物。对于吕克昂内的花园、步廊及旁边所有的房屋, 泰奥弗拉斯特悉数留给了漫步学派的部分成员, 作为他们日后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公共场所: 他希望这些热爱学术的朋友们不要将这些设施转让或占为己用, 而是

以合适公平的方式, 亲密而友好地共同使用它们。安排完财产以后, 泰奥弗拉斯特嘱咐遗嘱执行人要将其埋葬在花园里合适的位置, 并且不要为他的葬礼和纪念碑过度花费。在泰奥弗拉斯特去世以后, 雅典人民以公开步行护送的方式来纪念他们伟大的哲学家和教育家。([2], pp.24–25)

无论是作为漫步学派教师还是执掌吕克昂学园的领导人, 泰奥弗拉斯特无疑都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卓越的继任者。他重视教育, 长于以生动而风趣的方式为学生授课解惑; 他能够通过个人良好的声誉与有力的政治支持, 以非雅典公民的身份为漫步学派筹得物质与资金支持, 并无私地将个人财产作为教育设施传承下去。他忠于学术, 尊师重道; 亲近后辈, 宽厚待人。可以说, 亚里士多德建立起来的漫步学派, 真正在泰奥弗拉斯特的手中发扬光大。

结 语

从学园到吕克昂, 泰奥弗拉斯特在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教导下汲取哲学养分, 全身心地投入到学术研究当中, 终成一代名家。为继承导师的衣钵, 他肩负起漫步学派的未来, 既身体力行授课教学, 又努力拓展办学规模, 为漫步学派日后的繁荣壮大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西方科学发展的历程中, 泰奥弗拉斯特是无可争议的“植物学之父”, 他的植物著作及理论奠定了未来18个世纪内植物学发展的基调。泰奥弗拉斯特热爱植物如许, 就算离世也要守望着吕克昂的花园; 他更是享有盛誉的哲学家, 用尽毕生精力探索真理, 夜以继日, 著作等身, 为后人留下了无尽的精神遗产。

[参考文献]

- [1] Laertius, D.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M].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5.
- [2] Fortenbaugh, W., Huby, P., Sharple, R., Gutas, D. *Theophrastus of Eresus, Sources for his Life, Writings, Thought and Influence* [M]. Part One. Leiden: Brill, 1992.
- [3] Schneider, J. *Theophrasti Eresii quae Supersunt Opera et Excerpta Librorum* [M]. Leipzig: Vogel, 1818–1821.
- [4] Wimmer, F. *Theophrasti Eresii Opera Quae Supersunt Omnia* [M]. Leipzig: Teubner, 1854–1862.
- [5] Fortenbaugh, W. "Two Eresians: Phainias and Theophrastus" [A], Hellmann, O., Mirhandy, D. (Eds.) *Phaenias of*

- Eresus: Text, Translation, and Discussion*[C],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 2015, 102.
- [6] Keyser, P., Irby-Massie, G. *The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Natural Scientists: The Greek Tradition and Its Many Heirs*[M]. Oxford: Routledge, 2008, 798.
- [7] Theophrastus. *Recherches sur les Plantes*[M].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88, ix.
- [8] 乔治·萨顿. 希腊黄金时代的古代科学[M]. 鲁旭东译,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0, 684.
- [9] Fortenbaugh, W., Huby, P., Sharple, R., Gutas, D. *Theophrastus of Eresus, Sources for His Life, Writings, Thought and Influence, Part Two*[M]. Leiden: Brill, 1992, 448-451.
- [10] Thanos, C. 'The Geography of Theophrastus' Life and of His Botanical Writings (ΠΕΡΙ ΦΥΤΩΝ)'[A], Karamanos, A., Thanos, C. (Eds.) *Biodiversity and Natural Heritage in the Aegean,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Theophrastus 2000'*[C], Athens: Frangoudis, 2005, 115.
- [11] Thanos, C. 'Aristotle and Theophrastus on Plant-Animal Interactions'[A], Arianoutsou, M., Groves, R. (Eds.) *Plant-Animal Interactions in Mediterranean-Type Ecosystems*[C], Netherland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94, 5.
- [12] Wycherley, R. 'Peripatos: the Athenian Philosophical Scene-II'[J]. *Greece & Rome*, 1962, 9(1): 2-21.
- [13] Theophrastus. *De Lapidibus*[M]. Translated and Commentated by Eichholz, 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5, 3.
- [14] Sharple, R. 'Theophrastus: On Fish'[A], Fortenbaugh, W., Gutas, D. (Eds.) *Theophrastus: His Psychological, Doxographical, and Scientific Writings*[C],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 1992, 358.
- [15] Pertsinidis, S. *Theophrastus' Characters: A New Introduction*[M]. Oxford: Routledge, 2018, 18.
- [16] Sidney, D. 'Theophrastus and Epicurean Physics'[A], van Ophuijsen, J., van Raalte, M. (Eds.) *Theophrastus: Reappraising the Sources*[C], New Brunswick: Routledge, 1998, 331-354.
- [17] Barnes, J. 'Theophrastus and Hypothetical Syllogistic'[A], Fortenbaugh, W., Huby, P., Long, A. (Eds.) *Theophrastus of Eresus, on His Life and Work*[C],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5, 125-141.
- [18] Gigon, O. 'The Peripatos in Cicero's De Finibus'[A], Fortenbaugh, W., Sharples, R. (Eds.) *Theophrastean Studies: On Natural Science, Physics and Metaphysics, Ethics, Religion, and Rhetoric*[C],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Books, 1988, 259-271.
- [19] Morton, A. *History of Botanical Science*[M]. London: Academic Press, 1981, 31.
- [20] Hardy, G., Totelin, L. *Ancient Botany*[M].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35.
- [21] 刘华杰. 古希腊学者塞奥弗拉斯特对植物的描述[J]. 中国博物学评论, 2018, 3: 36-78.
- [22] Gundersen, A. 'A Sketch of Plant Classification from Theophrastus to the Present'[J]. *Torrey*, 1918, 18(11): 213.
- [23] Theophrastus, *Enquiry into Plants*[M]. Vol. 1, Books 1-5, Translated by Hort, 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6, 160-161.
- [24] Theophrastus. *Enquiry into Plants, Minor Works on Odours and Weather Signs*[M]. Vol. 2, Books 6-9, Translated by Hort, A.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6, 290-291.
- [25] Theophrastus. *De Causis Plantarum*[M]. Vol. 1, Books 1-2, Translated by Einarson, B., Link, G.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166-167.
- [26] 亚里士多德. 动物四篇[M]. 吴寿彭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39-40.
- [27] Linnaeus, C. *Philosophia Botanica*[M]. Translated by Freer, 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
- [28] 罗桂环. 打开植物学研究之门的人——西奥弗拉斯图[J]. 生命世界, 1985, (4): 40-42.
- [29] O'Sullivan, L. *The Regime of Demetrius of Phalerum in Athens, 317-307 BCE: A Philosopher in Politics*[M]. Leiden: Brill, 2009, 197.
- [30] O'Sullivan, L. 'The Law of Sophocles and the Beginnings of Permanent Philosophical Schools in Athens'[J]. *Rheinisches Museum für Philologie, Neue Folge*, 145: 254.

[责任编辑 王大明 柯遵科]